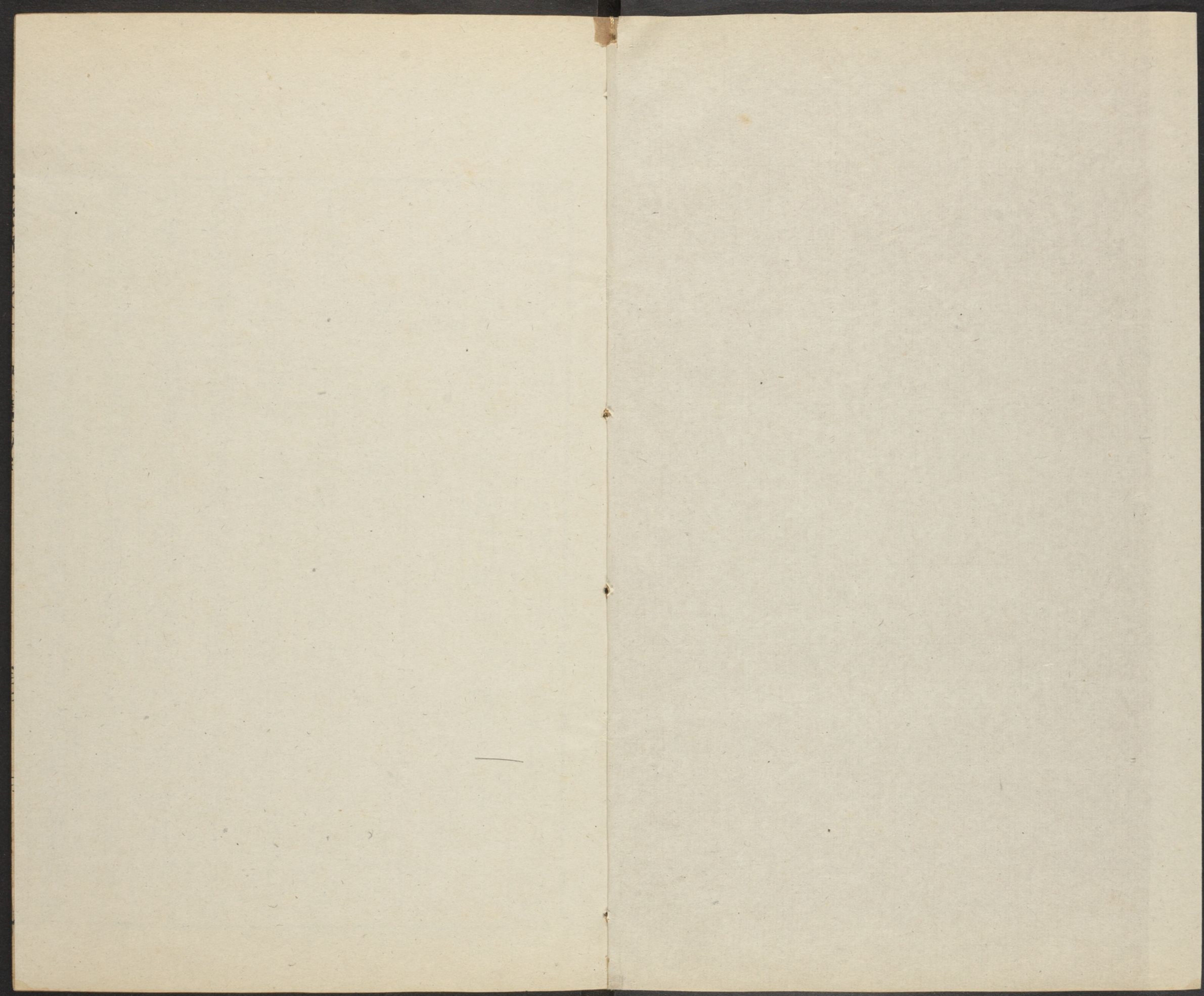


T5238.07/0623 4

+



嗚呼深父惟德之仔肩以迪祖武厥艱荒遐力必踐
取莫吾知庸亦莫吾悔神則尚以反歸形此土

貫虛

柳子厚墓誌銘

韓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為拓跋魏侍中封濟陰公曾
伯祖奭為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高
宗朝皇考諱鎮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為縣令江南
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
史號為剛直所與游皆當世名人子厚少精敏無不
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嶄然



哈佛大學
圖書館
珍藏印

見頭角衆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詞授集賢
殿正字儁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踔
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
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貞元十九
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即位拜禮部員外郎
遇用事者得罪例出爲刺史未至又例貶州司馬君
閑益自刻苦務記覽爲詞章汎濫停蓄爲深博無涯
涘而自肆於山水間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借出
爲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既至歎曰是豈不足爲政邪
因其土俗爲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

不時贖子本相侔則沒爲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
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
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
衡湘以南爲進士者悉以子厚爲師其經承子厚口
講指畫爲文詞者悉以法度可觀其召至京師而復
爲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
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
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
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
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嗚呼士窮乃見節義

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詡詡彊笑
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
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
眼若不相識落陷穿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
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爲而其人自視以
爲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媿矣子厚前時少年
勇於爲人不自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
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于窮裔
材不爲世用道不行於時也此格自伯夷傳來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
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斤斤時有人力能

舉之且必復用不亦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
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
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爲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
孰得孰失必有能辯之者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
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萬年
先人墓側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
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
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行立有節槩立然諾與子
厚結交子厚亦爲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萬年之
墓者舅第盧遵遵涿人性謹順學問不厭自子厚之

斥遵從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銘曰

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文變

知州 南陽樊紹述墓誌銘

韓

樊紹述既卒且葬愈將銘之從其家求書得書號魁紀公者三十卷曰樊子者又三十卷春秋集傳十五卷表牋策狀書序傳記紀誌說論今文讚銘凡二百九十一篇道路所遇及器物門里雜銘二百二十賦十詩七百一十九口多矣天哉古未嘗有也然而必出

於已不襲蹈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難也出必入仁義其富若生蓄萬物必具海含地不放恣橫從無所統紀然而不煩於繩削而自合也嗚呼紹述於斯術其可謂至於斯極者矣生而其家貴富長而不有其藏一錢妻子告不足顧且笑曰我道蓋是也皆應曰然無不意蒲嘗以金部郎中告哀南方還言某師不治罷之以此出為綿州刺史一年徵拜左司郎中又出刺絳州綿絳之人至今皆曰于我有德以為諫議大夫命且下遂病以卒年若干紹述諱宗師父諱澤嘗帥襄陽江陵官至右僕射贈某官祖某官諱冰自

祖及紹述三世皆以軍謀堪將帥策上第以進紹述無所不學於辭於聲天得也在衆若無能者嘗與觀樂問曰何如曰後當然已而果然銘曰
惟古於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公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寥寥久哉莫覺屬神徂聖伏道絕塞既極乃通發紹述文從字順各識職有欲求之此其躅

奇語

簡

李元賓墓銘

韓

李觀字元賓其先隴西人也始來自江之東年二十

四舉進士三年登上第又舉博學宏辭得太子校書一年年二十九客死于京師既歛之三日友人博陵崔弘禮葬之于國東門之外七里鄉曰慶義原曰蒿原友人韓愈書石以誌之辭曰已辱元賓壽也者吾不知其所慕夭也者吾不知其所惡生而不淑誰謂其壽死而不朽誰謂之夭已辱元賓才高乎當世而行出乎古人已辱元賓竟何爲哉竟何爲哉
此亦變體李觀本文士而又爲韓公之友不知發之何以如此其畧也

覃季子墓銘

柳

覃季子其人生愛書貧甚尤介特不苟受施讀經傳
言其說數家推太史公班固書下到今橫豎鈎貫又
且數十家通為書號覃子史纂又取鬻老管莊子思
晏孟下到今其術自儒墨名法至於狗彘草木凡有
益於世者為子纂又百有若干家篤於聞不以仕為
事黜陟使其書以氏名聞除太子校書某年月日
死永州祁陽縣某鄉將死歎曰寧有聞而窮乎將無
聞而豐乎寧介而躓乎將溷而遂乎葬其鄉後若干
年柳先生來永州感其文不火於世求其墓以石銘
銘曰

困其獨豐其辱

簡貫變

故霸州文安縣主簿蘇君墓誌銘

并序 歐

有蜀君子曰蘇君諱洵字明允眉州眉山人也君之
行義修於家信於鄉里聞於蜀之人久矣當至和嘉
祐之間與其二子軾轍偕至京師翰林學士歐陽修
得其所著書二十二篇獻諸朝書既出而公卿士大
夫爭傳之其二子舉進士皆在高等亦以文學稱於
時眉山在西南數千里外一日父子隱然名動京師
而蘇氏文章遂擅天下君之文博辯宏偉讀者悚然

想見其人既見而温温似不能言及即之與居愈久而愈可愛間而出其所有愈叩而愈無窮嗚呼可謂純明篤實之君子也曾祖諱祐祖諱杲父諱序贈尚書職方員外郎三世皆不顯職方君三子曰澹曰渙皆以文學舉進士而君少獨不喜學年已壯猶不知書職方君縱而不問鄉閭親族皆怪之或問其故職方君笑而不答君亦自如也年二十七始大發憤謝其素所往來少年閉戶讀書爲文辭歲餘舉進士再不中又舉茂材異等不中退而歎曰此不足爲吾學也悉取所爲文數百篇焚之益閉戶讀書絕筆不爲

文辭者五六十年乃大究六經百家之說以考質古今治亂成敗聖賢窮達出處之際得其粹精涵蓄充溢抑而不發久之慨然曰可矣由是下筆頃刻數千言其縱橫上下出入馳驟必造於深微而後止蓋其稟也厚故發之遲志也愨故得之精自來京師一時後生學者皆尊其賢學其文以爲師法以其父子俱知名故號老蘇以別之初修爲上其書召試紫微閣辭不至遂除試秘書省校書郎會太常修纂建隆以來禮書乃以爲霸州文安縣主簿使食其祿與陳州項城縣令姚闢同修禮書爲太常因革禮一百卷書成

方奏未報而君以疾卒實治平三年四月戊申也享年五十有八天子聞而哀之特贈光祿寺丞勅有司具舟載其喪歸于蜀君娶程氏大理寺丞文應之女生三子曰景先早卒軾今爲殿中丞直史館轍權大名府推官二女皆早卒孫曰邁曰進有文集二十卷謚法三卷君善與人交急人患難死則卹養其孤鄉人多德之蓋晚而好易曰易之道深矣汨而不明者諸儒以附會之說亂之也去之則聖人之旨見矣作易傳未成而卒治平四年十月壬申葬于彭山之安鎮鄉可龍里君少工于遠方而學又晚成常歎曰知我

者惟吾父與歐陽公也然則非余誰宜銘銘曰

蘇顯唐世實樂城人以宦留眉蕃蕃子孫自其高曾鄉里稱仁偉歟明允大發於文亦既有文而又有子其存不朽其嗣彌昌嗚呼明允可謂不亡

湖州長史蘇君墓誌銘

并序

歐

故湖州長史蘇君有賢妻杜氏自君之喪布衣蔬食居數歲提君之孤子歛其平生文章走南京號泣于其父曰吾夫屈於生猶可伸於死其父太子太師以告於予予爲集次其文而序之以著君之大節與其所以屈伸得失以深誥世之君子當爲國家樂育賢

材者且悲君之不幸其妻卜以嘉祐元年十月某日
葬君于潤州丹徒縣義里鄉檀山里石門村又號泣
于其父曰吾夫屈於人間猶可伸於地下於是杜公
及君之子必皆以書來乞銘以葬君諱舜欽字子美
其上世居蜀後徙開封爲開封人自君之祖諱易簡
以文章有名太宗時承旨翰林爲學士參知政事官
至禮部侍郎父諱耆官至工部郎中直集賢院君少
以父蔭補太廟齋郎調滎陽尉非所好也已而鎖其
廳去舉進士中第改光祿寺主簿知蒙城縣丁父憂
服除知長垣縣遷大理評事監在京樓店務君狀貌

奇偉慷慨有大志少好古工爲文章所至皆有善政
官于京師位雖卑數上疏論朝廷大事敢道人之所
難言范文正公薦君召試得集賢校理自元昊反兵
出無功而天下殆於久安尤困兵事天子奮然用三
四大臣欲盡革衆弊以紓民於是時范文正公與今
富丞相多所設施而小人不便顧人主方信用思有
以撼動未得其根以君文正公之所薦而宰相杜公
壻也乃以事中君坐監進奏院祠神奏用市故紙錢
會客爲自盜除名君名重天下所會客皆一時賢俊
悉坐貶逐然後中君者喜曰吾一舉網盡之矣其後

三四大臣繼罷去天下事卒不復施爲君携妻子居蘇州買水石作滄浪亭日益讀書大涵肆於六經而時發其憤悶於歌詩至其所激往往驚絕又喜行狎書皆可愛故其雖短章醉墨落筆爭爲人所傳天下之士聞其名而慕見其所傳而喜往揖其貌而竦聽其論而驚以服久與其居而不能捨以去也居數年復得湖州長史慶曆八年十二月某日以疾卒于蘇州享年四十有一君先娶鄭氏後娶杜氏三子長曰泌將作監主簿次曰液曰激二女長適前進士陳紘次尚幼初君得罪時以去矣用錢爲盜無敢辨其寃者

其卒窮以死師魯少舉進士及第爲絳州正平縣主簿河南府戶曹叅軍邵武軍判官舉書判拔萃遷山南東道掌書記知伊陽縣王文康公薦其才召試充館閣校勘遷太子中允天章閣待制范公貶饒州諫官御史不肯言師魯上書言仲淹臣之師友願得俱貶貶監郢州酒稅又徙唐州遭父喪服除復得太子中允知河南縣趙元昊反陝西用兵大將葛懷敏奏起爲經略判官師魯雖用懷敏辟而尤爲經略使韓公所深知其後諸將敗於好水韓公降知秦州師魯亦徙通判濠州久之韓公奏得通判秦州遷知涇州

又知渭州兼涇原路經畧部署坐城水洛與邊臣異
議徙知晉州又知潞州爲政有惠愛潞州人至今思
之累遷官至起居舍人直龍圖閣師魯當天下無事
時獨喜論兵爲叙燕息戍二篇行于世自西兵起凡
五六歲未嘗不在其間故其論議益精密而於西事
尤習其詳其爲兵制之說述戰守勝敗之要盡當今
之利害又欲訓士兵代戍卒以減邊用爲禦戎長久
之策皆未及施爲而元昊臣西兵解嚴師魯亦去而
得罪矣然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於其材能亦未必盡
知之也初師魯在渭州將吏有違其節度者欲按軍

自君卒後天子感悟凡所被逐之臣復召用皆顯列
于朝而至今無復爲君言者宜其欲求伸於地下也
宜予述其得罪以死之詳而使後世知其有以也旣
又長言以爲之辭庶幾并寫予之所以哀君者其辭
曰

謂爲無力兮孰擊而去之謂爲有力兮胡不反子之
歸豈彼能兮此不爲善百譽而不進兮一毀落世以
顛擠荒孰問兮杳難知嗟子之中兮有韞而無施文
章發耀兮星日光輝雖冥冥以掩恨兮不昭昭其求
垂

正虛

尹師魯墓誌銘

歐

師魯河南人姓尹氏諱洙然天下之士識與不識皆稱之曰師魯蓋其名重當世而世之知師魯者或推其文學或高其議論或多其材能至其忠義之節處窮達臨禍福無愧于古君子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未必盡知之師魯爲文章簡而有法博學彊記通知今古長於春秋其與人言是是非非務窮盡道理乃已不爲苟止而妄隨而人亦罕能過也遇事無難易而勇於敢爲其所以見稱於世者亦所以取嫉於人故

法斬之而不果其後吏入至京師上書訟師魯以公使錢貸部將貶崇信軍節度副使徙監均州酒稅得疾無醫藥昇至南陽求醫疾革隱几而坐顧稚子在前無甚憐之色與賓客言終不及其私享年四十有六以卒師魯娶張氏其縣君有兄源字子漸亦以文學知名前一歲卒師魯凡十年間三貶官喪其父又喪其兄有子四人連喪其三女一適人亦卒而其身終以貶死一子三歲四女未嫁家無餘貲客其喪于南陽不能歸平生故人無遠邇皆往賻之然後妻子得以其柩歸河南以其年某月某日葬于先塋之次余

與師魯兄弟交嘗銘其父之墓矣故不復次其世家
焉銘曰

藏之深固之密石可朽銘不滅

虛變文貫

直講 梅聖俞墓誌銘 并序

一事 歐

嘉祐五年京師大疫四月乙亥聖俞得疾卧城東汴
陽坊明日朝之賢士大夫往問疾者騶呼屬路不絕
城東之人市者廢行者不得往來咸驚顧相語曰茲
坊所居大人誰邪何致客之多也居八日癸未聖俞
卒於是賢士大夫又走吊哭如前刑日益多而其尤親

且舊者相與聚而謀其後事命丞相以下皆有以贈
卹其家粵六月甲申其孤增載其柩南歸以明年正
月丁丑葬于其所聖俞字也其名堯臣姓梅氏宣州
宣城人也自其家世頗能詩而從父詢以仕顯至聖
俞遂以詩聞自武夫貴戚童兒野叟皆能道其名字
雖妄愚人不能知詩義者直曰此世所貴也吾能得
之用以自矜故求者日踵門而聖俞詩遂行天下其
初喜爲清麗閒肆平淡久則涵演深遠間亦琢刻以
出怪巧然氣完力餘益老以勁其應于人者多故辭
非一體至于他文章皆可喜非如唐諸子號詩人者

僻因而狹陋也聖俞爲人仁厚樂易未嘗忤於物至其窮愁感憤有所罵譏笑謔一發於詩然用以爲驩而不怨懟可謂君子者也初在河南王文康公見其文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其後大臣屢薦宜在館閣嘗一召試賜進士出身餘輒不報嘉祐元年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人列言于朝曰梅某經行修明願得畱與國子諸生講論道德作爲雅頌以誦詠聖化乃得國子監直講二年冬祫于太廟御史中丞韓絳言天子且親祠當用大制繼示章以薦祖考惟梅某爲宜亦不報聖俞初以從父故補太廟齋郎歷桐城河南河

陽三縣主簿以德興縣令知建德縣又知襄城縣監湖州鹽稅簽署忠武鎮安兩軍節度判官監永濟倉國子監直講累官至尚書都官員外郎嘗奏其所撰唐載二十六卷多補正舊史闕繆乃命編修唐書書成未奏而卒享年五十有九曾祖諱遠祖諱邈皆不仕父諱讓太子中舍致仕贈職方郎中母曰仙遊縣太君東氏又曰清河縣太君張氏初娶謝氏封南陽縣君再娶刁氏封某縣君子男五人曰增曰墀曰垆曰龜兕一早卒女二人長適太廟齋郎薛通次尚幼聖俞學長於毛氏詩爲小傳二十卷其文集四十卷

注孫子十三篇余嘗論其詩曰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蓋非詩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聖俞以爲知言
銘曰

不戚其窮不困其鳴不躓于艱不履于傾養其和平
以發厥聲震越渾錙衆聽以驚以揚其清以播其英
以成其名以告諸冥 正

一準貞曜誌

叔父臨川王君墓誌銘

王

孔子論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固有等矣至其以事親爲始而能竭吾才則自聖人至於士其可

以無憾焉一也余叔父諱師錫字其少孤則致孝於其母憂悲愉樂不主已以其母而已學於他州凡被服食飲玩好之物苟可以愜吾母而力能有之者皆聚以歸雖甚勞窘終不廢豐其母以及其昆弟姊妹妹不敢愛其力之所能得約其身以及其妻子不敢憚其意之所欲爲其外行則自鄉黨鄰里及其常所與遊之人莫不得其歡心其不幸而早死也則莫不爲之悲傷歎息夫其所以事親能如此雖有不至其亦可以無憾矣自庠序聘舉之法壞而國論不及乎闡門之隱士之務本者常詘於浮華淺薄之材故余

叔父之卒年三十七數以進士試於有司而猶不得
祿賜以寬一日之養焉而世之論士也以苟難為賢
而余叔父之孝又未有以過古之中制也以故世之
稱其行者亦少焉蓋以叔父自為則由外至者吾無
意於其間可也自君子之在勢者觀之使為善者不
得職而無以成名則中材何以勉焉悲夫叔父娶朱
氏子男一人某女子一人皆尚幼其葬也以至和四
年祔于真州某縣某鄉銅山之源皇考諫議公之兆
為銘銘曰
天孰為之窮孰為之為吾能為已矣無悲

常甫墓誌銘

王

先生之教然不苟戲笑端頭書二十年當慶曆
中天子以書賜州縣大置學生凡生學完行高江淮
間州爭欲以為師所留輒以詩書禮易春秋授弟子
慕聞來者往往千餘里磨礱淬濯成就其器不可勝
數而先生始以進士下科補宣州司戶至三月轉運
使以監江寧府鹽院又三月卒又七月葬則卒之明
年四月也實皇祐四年墓在先君東南五步先君姓
王氏諱益官世行治既有銘先生其長子諱安仁字
常甫年三十七生兩女嗚呼先生之道德蓄於身而

施於家不傳見于天下文章名於世特以應世之須
爾大志所欲論著蓋未出也而世之工言能使不朽
者又知先生莫能深嗚呼先生之所存其卒于無傳
耶始先生常以爲功與名不足懷蓋亦有命焉君子
之學盡其性而已然則先生之無傳蓋不憾也雖然
先生孝友最隆委百世之重而無所屬以傳有母有
第方壯而奪之使不得相處以久先生尚有知其無
窮憂矣嗚呼以往而推存痛其有已耶痛其有已耶
先生有文十五卷其第既次以藏其家又次行治藏
於墓嗚呼酷矣極矣銘止矣其能使先生傳耶

馬氏女雷五葬誌

柳

馬室女雷五父曰師儒業進士雷五生巧慧異甚凡
事絲繡文繡不類人所爲者余覩之甚駭家貧歲不
易衣而天姿潔清修嚴恒若簪珠璣衣紉縠寥然不
易爲塵垢雜年十五病死後二日葬永州東郭東里
以其姨母爲妓於余也將死曰吾聞柳公嘗巧我惠
我今不幸死矣安得公之文志我葬其父母不敢以
云葬之日余乃聞焉旣而閱焉以攻石之後也遂爲
砂書玄塋追而納諸墓

叙文

馬少監墓誌銘

韓

君諱繼祖司徒贈太師北平莊武王之孫少府監贈
太子少傅諱暢之子生四歲以門功拜太子舍人積
三十四年五轉而至殿中少監年三十七以卒有男
八人女二人始余初冠應進士貢在京師窮不自存
以故人稚第拜北平王於馬前王問而憐之因得見
於安邑里第王軫其寒饑賜食與衣召二子使爲之
主其季遇我特厚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者也姆抱幼
子立側眉眼如畫髮漆黑肌肉玉雪可念殿中君也
當是時見王於北亭猶高山深谷鉅谷龍虎變化不
測傑魁人也退見少傅翠竹碧梧梧鸞鳴峙能守其

業者也幼子娟好靜秀瑤環瑜珥蘭茁其牙稱其家
兒也後四五年吾成進士去而東游哭北平王於客
舍後十五六年吾爲尚書都官郎分司東都而分府
少傅卒哭之又十餘年至今哭少監焉嗚呼吾未耄
老自始至今未四十年而哭其祖子孫三世于人世
何如也人欲久不死而觀君此世者何也

此歐文黃夢升張應之諸作之祖

議論
格

薛質夫墓誌銘

歐

故大理寺丞薛君直孺字質夫資政殿學士贈禮部
尚書簡肅公之子母曰金城夫人趙氏質夫生四歲

爲殿直公爲參知政事拜大理評事遷將作監丞景
祐元年公薨天子推恩於其孤拜大理寺丞公以忠
直剛毅顯于當世質夫爲名臣子能純儉謹飭好學
自立以世其家公葬絳州質夫自京師杖而行哭至
于絳州行路之人皆哀嗟之質夫少多病後公六年
以卒享年二十有四初娶向氏某人之孫某人之女
再娶王氏某人之孫某人之女皆無子嗚呼簡肅公
之世於是而絕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此爲舜
娶妻而言耳非萬世之通論也不娶而無後罪之大
者可也娶而無子與夫不幸短命未及有子而死以

正者其人可以哀不可以爲罪也故曰孟子之言非
通論爲舜而言可也質夫再娶皆無子不幸短命而
疾病以死其可哀也非其罪也自古賢人君子未必
皆有後其功德名譽垂世而不朽者非皆因其子孫
而傳也伊尹周公孔子顏回之道著于萬世非其家
世之能獨傳乃天下之所傳也有子莫如舜而瞽不
得爲哲人卒爲頑父是爲惡者有後而無益爲善雖
無後而不朽然則爲善者可以不懈爲簡肅公者可
以無憾也使簡肅公無憾質夫無罪全其身終其壽
考以從其先君于地下復何道哉某娶簡肅公之女

質夫之妹也常哀質夫之賢而不幸傷簡肅公之絕世閔金城夫人之老而孤故爲斯言庶幾以慰其存亡者已悲夫銘曰

死而有祀四世之間死而不朽萬世之傳簡肅之德質夫之賢雖其閔矣久也其存

叙交游

張子野墓誌銘

歐

吾友張子野旣亡之二年其弟充以書來請曰吾兄之喪將以今年三月某日葬于開封不可以不銘銘之莫如子宜嗚呼予雖不能銘然樂道天下之善以傳焉況若吾子野者非獨其善可銘又有平生之舊

朋友之恩與其可哀者皆宜見於予文宜其來請於予也初天聖九年予爲西京留守推官是時陳郡謝希深南陽張堯夫與吾子野尚皆無恙於時一府之士皆魁傑賢豪日相往來飲酒歌呼上下角逐爭相先後以爲笑樂而堯夫子野退然其間不動聲氣衆皆指爲長者予時尚少心壯志得以爲洛陽東西之衝賢豪所聚者多爲適然耳其後去洛來京師南走夷陵並江漢其行萬三四千里山阻水厓窮居獨遊思從曩人邈不可得然雖洛人至今皆以謂無如嚮時之盛然後知世之賢豪不常聚而交游之難得爲

可惜也初在洛時已哭堯夫而銘之其後六年又哭
希深而銘之今又哭吾子野而銘於是又知非徒相
得之難而善人君子欲使幸而久在於世亦不可得
嗚呼可哀也已子野之世曰贈太子太師諱某曾祖
也宣徽北院使樞密副使累贈尚書令諱遜皇祖也
尚書比部郎中諱敏中皇考也曾祖妣李氏隴西郡
夫人祖妣宋氏昭應郡夫人孝章皇后之妹也妣李
氏永安縣太君子野家聯后姻世久貴仕而被服操
履甚於寒儒好學自力善筆札天聖二年舉進士歷
漢陽軍司理叅軍開封府咸平主簿河南法曹叅軍

王文康公錢思公謝希深與今叅知政事宋公咸平
其能改著作佐郎監鄭州酒稅知閬州閬中縣就拜
秘書丞秩滿知亳州鹿邑縣寶元二年二月丁未以
疾卒于官享年四十有八子伸郊社掌坐次從次幼
未名女五人一適人矣妻劉氏長安縣君子野爲人
外雖愉怡中自刻苦遇人渾渾不見圭角而志守端
直臨事敢決平居酒半脫冠垂頭童然秃且白矣予
固已悲其早衰而遂止於此豈其中亦有不自得者
邪子野諱先其上世博州高堂人自曾祖已來家京
師而葬開封今爲開封人也銘曰

嗟夫子野質厚林良孰屯其亨孰短其長豈其中有不自得而外物有以哉開封之原新里之鄉三世于此其歸其藏

貫簡變

廣平郡太君張氏墓誌銘

并序

歐

故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贈禮部尚書號略楊公之夫人曰廣平郡太君張氏其先青州人後徙爲開封人也揚公諱大雅以文行知名於時號有清節夫人佐公以勤儉治其家教子弟和宗族皆有法公以明道元年四月某日薨後二十有四年至和二年六

月某日夫人以疾卒于高郵以嘉祐元年十二月某日葬于杭州錢塘縣履泰鄉湖西村靈隱山祖塋之西夫人曾祖嗣當五代之亂不顯祖平舉三禮太宗皇帝爲晉王署平押衙爲人剛果有智謀以此尤見親信官至三司鹽鐵使父從古莊宅副使景德中以殿直從李繼隆軍擊契丹繼隆戰敗從古入見陳繼隆所以敗之狀其言甚辯稱旨會宜州蠻叛乃以從古爲供奉官守宜州從古招降叛蠻秩滿罷去以內殿崇班馮勵代之蠻復叛攻宜州斬勵而去告邊吏曰得張侯守宜州我則聽命即復遣從古守宜州凡

七年蠻無事徙知澧州而宜州人陳進反攻嶺南驛
 召從古以為巡撫副使與賊戰象州斬首萬餘級已
 破進留宜州以疾卒宜人為立廟于州北韓婆嶺慶
 曆中蠻賊區希範攻宜桂轉運使杜杞禱兵于廟下
 更其名曰制勝嶺至今宜人祠之蓋楊氏自漢以來
 世有令譽迨公千餘歲常有顯人而張氏威烈信于
 一方楊氏以德張氏以功合二族之美而夫人為淑
 女為賢婦母享年六十以壽終公先娶漳南縣君張
 氏生子二人曰洎虞部員外郎曰濬殿中丞女三人
 長適國子博士袁成師次大理寺丞李嚴次殿中丞

千里奔馬驟然歛足

溫嗣良夫人生子男四人口口泳大理寺丞曰漸奉禮
 郎曰沆太子中舍曰渢衛尉寺丞有女一人歸于脩
 女之適李氏者今封武原縣太君餘女及濬泳漸皆
 先夫人而亡孫男十四人嗚呼惟德與功與賢法皆
 宜銘銘曰

有邑清河遂開其邦又徙南陽皆以夫榮後用子封
 京兆廣平宜其夫子有淑其聲子孫之思考德有銘

南陽縣君謝氏墓誌銘

歐

叙女德簡叙書詞纖悉

慶曆四年秋予友宛陵梅聖俞來自吳興出其哭內
 之詩而悲曰吾妻謝氏亡矣丐我以銘而葬焉予未

暇作君一歲中書七八至未嘗不以謝氏銘爲言且
曰吾妻故太子賓客諱濤之女希深之妹也希深父
子爲時聞人而世顯榮謝氏生於盛族年二十以歸
吾凡十七年而卒卒之夕歛以嫁時之衣甚矣吾貧
可知也然謝氏怡然處之治其家有常法其飲食器
皿雖不及豐侈而必精以旨其衣無故新而澣濯縫
紉必潔以完所至官舍雖庠陋而庭宇灑掃必肅以
嚴其平居語言容止必怡以和吾窮於世久矣其出
而幸與賢士大夫遊而樂入則見吾妻之怡怡而忘
其憂使吾不以富貴貧賤累其心者抑吾妻之助也

吾嘗與士大夫語謝氏多從戶屏竊聽之間則盡能
商榷其人才能賢否及時事之得失皆有條理吾官
吳興或自外醉而歸必問曰今日孰與飲而樂乎聞
其賢者也則悅否則歎曰君所交皆一時賢雋豈其
屈已下之耶惟以道德焉故合者尤寡今與是人飲
而歡邪是歲南方旱仰見飛蝗而歎曰今西兵未解
天下重困盜賊暴起於江淮而天旱且蝗如此我爲
婦人死而得君葬我幸矣其所以能安居貧而不困
者其性識明而知道理多此類嗚呼其生也迫吾之
貧而沒也又無以厚焉謂惟文字可以著其不朽且

其平生充知文章爲可貴歿而得此庶幾以慰其魂
且塞予悲此吾所以請銘於子之勤也若此予忍不
銘夫人享年三十七用夫恩封南陽縣君一男一女
以其年七月七日卒于高郵梅氏世葬宛陵以貧不
能歸也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潤州之某縣某原銘曰
高崖斷谷兮京口之原山蒼水深兮土厚而堅居之
可樂兮卜者曰然骨肉雖土兮魂氣則天何必故鄉
兮然後爲安

虛形

北海郡君王氏墓誌銘

歐

太常丞致仕吳君之夫人曰北海郡君王氏

海人也皇考諱汀舉明經不中後爲本州助教夫人
年二十三歸于吳氏天聖元年六月二日以疾卒享
年三十有七夫人爲人孝順儉勤自其幼時凡於女
事其保傅皆曰教而不勞組紉織紝其諸女皆曰巧
莫可及其歸於吳氏也其母曰自吾女適人吾之內
事無所助而吳氏之姑曰自吾得此婦吾之內事不
失時及其卒也太常君曰舉吾里中有賢女者莫如
王氏於是娶其女弟以爲繼室而今夫人戒其家曰
凡吾吳氏之內事惟吾女兒之法是守至今而不敢
失夫人有賢子曰奎字長文初舉明經爲殿中丞後

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今爲翰林學士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夫人初用子恩追封福壽縣君其後長文貴顯以夫人爲請天子曰近臣吾所寵也有請其可不從乃特追封夫人爲北海郡君長文號泣頓首曰臣奎不幸竊享厚祿不得及其母而天子寵臣以此俾以報其親臣奎其何以報當是時朝廷之士大夫吳氏之鄉黨鄰里皆咨嗟歎息曰吳氏有子矣嘉祐四年冬長文請告于朝將以明年正月丁酉葬夫人于鄆州之魚山夫人八生三男曰奎奄胃今夫人生一男曰參女三人孫田刀女九人曾孫女二人銘曰

奎顯矣奄早亡胃與參仕方強以一子榮一鄉生雖不及歿有光孫曾多有後愈昌

此銘與前作六人語皆是善生發處此是作女人文字之法也

